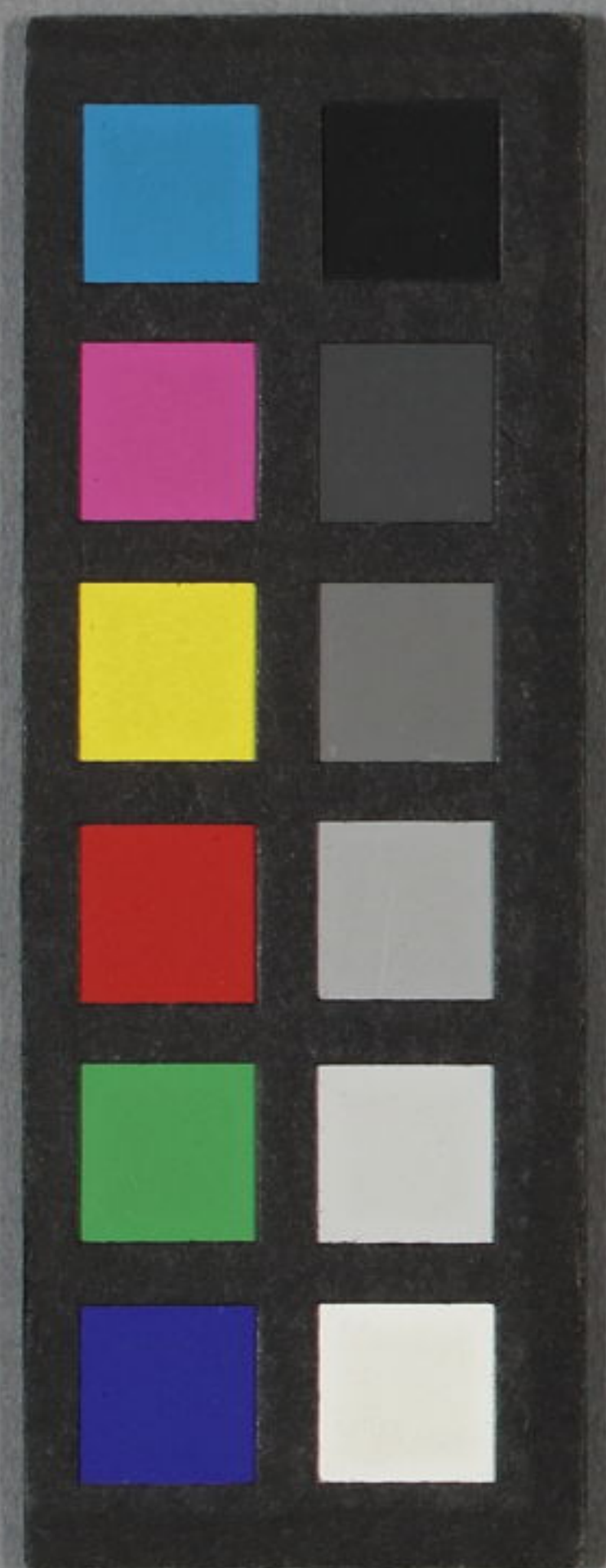


七修類稿

事物類



門³加⁴
號 119
卷 15

七修類藁卷四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蟲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興弼到京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
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
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顛螫皮
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
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淚下

王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蟲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者蒙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不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蟲化蝴蝶水蟲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

蚊蟲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栗子以毛膽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決不爆蠟燭散心時以線緊縛於下段後卽不散也鷺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蚺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三寶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鷺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巖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文學

政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位別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楊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八年南楊十一年

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畧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

足今惟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
風一麟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蚊螢

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奕奕有光殆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祟不得已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予以螢

光如鏡形雖大未爲害也蚊若蜻蜓可破其啞乎

蔣輓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玉文之棗李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輓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晚有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枝可種也蔣受而植之逾時爲童木明年卽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脆墜地卽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蓋牛耳無竅而龍旣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一仙集卷四三
肅愍忠誠愛才

于肅愍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藁上下兩卷今分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爲拾遺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乃文章也今皆削之

而以前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是可爲都官之
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
少骨蓋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爲西
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
尤寡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尙古

賣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珏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
日使其子送柬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

王答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
案間此柬意或爲殿試之舉乎回卽操筆過日果問
此也遂爲首選不知劉爲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爲他
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與李方叔正爲切對豈非
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尙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
六卿功業不可枚舉具載於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
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永樂間治水蘇松

延儒請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久未成
功潛奏於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
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朝
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曰曰是葉促成也
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
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上曰遷都時朕與大
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
質甚之惡焉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朝廷耳目
況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
然後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
之誅大壞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所無予特
補之聞公純粹天成寬而有制成人方厚風俗多矣
故楊文定序其文集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
長略短楊文貞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
卒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黿頭鮎尾四足

如鴨狀類小大眼甚赤鱗甲悉具時以爲怪而放去
蘇人皆不識都公紀之譚纂于意小鰐也蓋韓祠有
陳堯佐所圖鰐形但是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
直隸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大也鰐則
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
蘇子美六和塔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
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
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
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鮓鮓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
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污渠小紅蟲則鮓之
黑者變爲金色矣世史又曰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
色爲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子鰐家一沼素無其種
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
也

褶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爲標如克絲作

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攢羅綺以爲人物
惟畫譜有翟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
楊妃上馬圖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
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
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
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轡俟妃執傘引
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謁者二人似中
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被者三人
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銷以金
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麗
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
至於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
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
區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
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
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
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輦路花香仙仗集鳳
靴蹴輕響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擬向何處遊

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子弟多風
流搗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
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雉狐妖漁陽鐵騎
棚兒驕六龍奔幸千乘竄峨嵋蜀道何巉嶢鬼坡一
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牛鈎羅襪紫香囊祇直
行人百錢顧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
熊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爲水晶然日本
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冰
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崩出
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據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
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
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
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
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

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職德淳事又題蝴蝶夢中家萬里德淳畫蘇武牧羊臥草蝶中似後爲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鵲鵲晴交鵲鵲足交騰蛇聽交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龍鵲沙雞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鴛鴦則雌求雄也

廷珪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傳久模糊或黃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兩玉屑一兩搗細而灰散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
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
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似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
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
為虎也則埤爾雅諸書所不載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雌雄者終身花黃雄至四
年則前半身已白後身亦白也再十數年全身亦
立矣又遇南都一武官銀牌之鹿止一

二而身則純白矣據是書曰百年為玄五百年為白
非也又吾友王濟為橫州判官時朝命收猿因知猿
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則變蒼勢與猿皆潰而
為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蒙水

芝東瓜亦玉芝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木止一株九實
日荷也世知如小兒手肥潤而紅者抱撲子及昌
君所肉芝宇記又云萬年蟾蜍千年蠅蠋千年龜燕
種皆謂螢火芝心如豆大夜視有光食一本開
之也心一孔食七本可夜書也五芝神芝

祖洲如靈芝之名三秀草也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兔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

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曰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衆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燭如漆以手磨鬚髮如刺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摩所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履一非

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
元丙子爲元兵刳脇折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
使衛有道以衣鉢等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
能伏亂而反不能護保已身救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
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散子塊瑩然明徹非
水晶云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
是也藥中取用青鹽續漢書云大竺國產黑鹽黃鹽
道書又有紫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
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畔建自宋開寶三年高九級
五十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爲方臘焚毀
紹興二十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
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
春秋每嘆無緣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
臥林邱孫綰詩云闌檻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
指顧吳越兩銷亡白廷玉詩云開殿生妙香金碧森
貝筵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不存矣想至元
復遭兵火故今光磚巍然四圍損敗中木焦痕尙存
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恍惚
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觀音佑聖之像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
四十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
名卿筆跡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
處屢顯於達官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
巔惟舟車迢往勢難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菴
賓世交蒞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太祖嘗
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習醫私師
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
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
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
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

爲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
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孝慈
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季潭
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
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
慶壽寺故今聞有方面紅袍玉帶髻頂戴唐帽之像
於寺後命賑飢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
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或謂治南州在獄已久願赦
之朝命中使卽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
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官爲
尙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畱藁有道餘錄專攻程
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
道餘錄卽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
虛子一集行世諡恭靖配享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
紀其所知云

杭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閻妃像在集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
慶寺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尙存正德間爲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又池州銅陵縣民入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尙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過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爲葬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終

衣卧改十里之中又同禽品文之始兩人休慳然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
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
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菴
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
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
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
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菴
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
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

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
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
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謠
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
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
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
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為之汗顏

獄具

桎梏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足曰梏足械也所以告地黃帝所置

三檻車檻車送長安是也枷後魏唐宋以來方定
三等斤鎖今鐵索也今筆楚荆曰楚筆縲縲係也縲
繫也繩也人曰剛刀音歐刑人之刀也漢偕指腿夾宋
南用之即今反接漢樊噲受詔反接謂反縛雙手於
之後指夾棍羅織將囚倒懸石縱以醋灌鼻鐵圈束首
於頸後止羅織火甕鐵籠逼迫服罪此等之名皆曰
見其面耳羅織謂木罪之
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

促方巖掘地又得于朋孫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
墳尙爲所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
歸也王乃義民遂碎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
馬者來問其家明晨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
應答如接賓然唯唯以不敢自稱家人以其癲扶掖
臥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之說是果于朋之禍
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而應接者何物
不得而知也

陳岳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英廟侃侃敢言嘗政
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謫甘肅英廟每念曰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
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
音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
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贊之
李曰其容甚肖其鬢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
蓬其鬢更其衣陳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

於外之威歟二公之贊雖皆近謠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
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醕
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
人暢懷自酌至曉復罄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予
聞於豐南禺者

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儀
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其面遂至流血揮逐
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羣
噪搏不已而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
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
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
弟理之嘗於園樹採取鵲雛鵲亦來啄施步入堂中
喧叫竟日似有尋食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
行稱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鬢而飛擊焉如是者
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子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

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黠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人也每酒後必飲二子商故弄已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予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侈一則親之心權核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貧賤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璠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黽儉貪侈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爲積房書手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爲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聯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道意速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牆也樹乃可耳凡封奏利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

聊隨屋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
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
豈爲方者乎徐曰予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
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
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弱而
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
豈相尼哉我爲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夜過望則
圓過望則方但圓者常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爲確
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
諸藥搗爲屑煮腐如饑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
凝而後練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瑩
可愛價亦珍貴蓋以煮料成絲故謂之料絲閩老李
西涯以爲繚絲書之于初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
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洲酷好

書畫購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
學士袖軸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
富亦匹兄惟粟昂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
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
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累復嗤
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
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爲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
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穀樹石參差縱放羣馬或正
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

或擗解纓備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不一也中
段學士七人欠身寫字看鷺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
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羣鷺遊泳
酒罇食疊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
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
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簫板琵琶篪
篴鳳笙也未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
有詩於後云有唐長治咏康哉闢館延經濟才雍
泮育才今日盛景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

中之物南宋即畱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且徽宗一
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上石器中水煮甘松四兩去乳香二
細研成麝香三錢白檀三錢沉香五錢已土俱爲末煉
未入麝香錢白檀錢沉香錢蜜與香分均爲丸
右法出自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
簡而易錄以遺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

卽有湯一人獨行遇雨焉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
必鬼也至橋上避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
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
爲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悞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
微雨聞後有履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
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
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
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
鬼故緊隨之耳是亦爲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

一何類名四十四
不白則以爲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答曰夏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爲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吁借譽於人已爲可恥况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弘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於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益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卽歸

納募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餘燕泉以爲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

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關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冥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觀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丁之云正德間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鯢鱔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角爪

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遊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簍之至死官民羣往觀之其高可入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帷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鑒賞間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滿腹皆紙

取而視之乃寫楞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宋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瞻望像中皆平生詩藥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潯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運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

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遲

朱遲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

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舔之月餘耳目漸爽而二婦
三孫亦因以誦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
湖山其母聞之亦有登臨之念遲因家貧不能倩肩
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昇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
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報也此東塘陳廷彩
之親子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
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

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鬪者不能搏焉問其虎
威曰在頸下一指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
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
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
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二後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面
不空虛有微眼以吮涎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
爲馬纏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李吹口之
言不誣也彼又云片量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
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
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於小兒驚痛
之疾乃周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埤雅所載
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因紀於藁

張卽之

宋張卽之字溫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
人南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
德間爲盜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
繫腰玉絲環怒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
葬之今書後多寫歷陽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
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	足不翻羽	飛越	奔霄	夜行	越影	逐日	踰輝	毛色
超光	形騰霧	乘雲	挾翼	身有肉翅	並飛	渠黃	雞斯	
驕驍	驪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騏驎	騶		
褒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	追風	白兔	融景	追電	飛翺	劍		
雀	長鳧	浮雲	赤電	絕羣	逸驃	紫		

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的盧先主赤兔圖漢飛兔亦古

出欄驚帆者曹真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

驄 飛霞驄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駒 翔麟

紫 奔虹 青驪 颯露紫乘平時勒驃金剛拳毛

黑閏白蹄馬乘平如意驪唐德宗者什伐赤乘平世

郭子玉逍遙宋仁宗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

香 百花聲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自在將軍劉崇飛越峯又

名撞倒山洪武問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

碧桃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朵六瓣白桃比碧桃花

又小亦白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彭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

犀彭淵材問李升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

李驚問之彭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

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爲海棠香國州治
前有香霏閣子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
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某地似
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
清香逋處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
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此又不特
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
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
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
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
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羣
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
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
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
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
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

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
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人豈
欺人哉

徐國寧

錢塘徐國寧原爲弟子員後累事爲商生平雖蓄心
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
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
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
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
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
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示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田官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
解縉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
解因語人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于家
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

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
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
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
之車應口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
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
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鄺朱廉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尙書鄺堃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
時寄一紅紙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

物而以此汚我耶後堃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
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
井臼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爲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
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尙規予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
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
蝦蟹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
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十平骨全而對舞也

則整之較昔猶良一時非強明每遇一時前衆至大
神多舞骨咬人之齒許之骨參之牙強之角地之史

舞骨

指風大器音固天之主亦由外來徐之類也

昔時大耳於子通商賦子以蕭蕭其狀二公之類
其曰帝不難贈而曰人以爲不可及也又來其其
未幾少同人嘉敬中爲微不如此風不奇效難歸特
勝而以出焉其即舞整金圖其對整生品品味勝史

